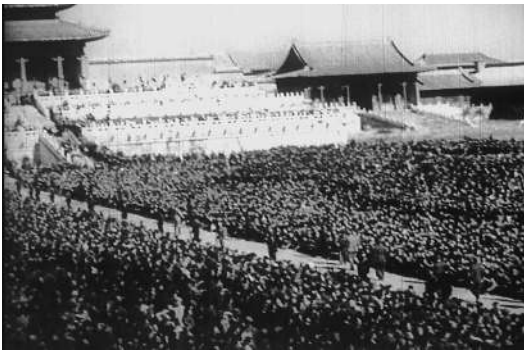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战文艺作品巡礼

燃烧的影像 不灭的记忆

张 驰 黎 涛



▲1945年10月10日，见证华北战区受降仪式的民众挤满故宫太和殿广场。中国电影资料馆供图



▲《燃烧的影像》海报。中国电影资料馆供图

88年前的7月7日，七七事变爆发。7月8日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，指出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

从1931年至1945年，持续14年的空前浩劫造成超过3500万中国人的伤亡。中华民族空前觉醒，全国抗战的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、投入之多、影响之深，都是空前的。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库房里，《白求恩》《四万万人民》《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》等一批历经八十余载的新闻片、纪录片，真实记录了历史的现场。这些影像基本覆盖了14年抗战的各个阶段，几乎对所有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涉及。它们中的有些画面让人不安和恐惧，有些画面令人激昂和振奋，还有许多让我们感叹和深思。它们在诉说，在呐喊，也在流血，在燃烧。拍摄这些影像的人，有些来不及看到影片上映，就已牺牲在疆场。

中国电影资料馆曾对馆藏500余部抗战时期拍摄的纪录片进行数字化扫描和整理考据，最终从284部影片中精剪133000余帧画面，修复并制作完成了文献纪录片《燃烧的影像》。2015年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《燃烧的影像》在全国公映，10年来，影片陆续走进高校、企业、机关等不同场馆，与观众见面。2025年6月20日，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史年会期间，《燃烧的影像》再次放映。观众说：“这里的每一帧、每一秒都是真实的，它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幅燃烧着正义之火的历史画卷。”

没有什么比真实的影像更有力量！炮火闪烁中光影的抖动，轰炸后房梁烧断的声音清晰可辨，废墟中的幼儿无助地哭喊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化为残垣，保存的46万册古籍善本、珍本灰飞烟灭……硝烟仿佛穿透银幕扑面而来，将我们拽入几十年前那

快人快语

第三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花落各家。话题“出圈”、攀上“热搜”的不仅有沉甸甸的获奖名单，还有获奖者的真挚感言。

“通过饰演张桂梅老师，让我知道了信仰、信念、信心在任何时候都特别重要”。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演员宋佳感慨，演员要有“创作的能力”，“有能力成就一部作品，有能力成就一个角色”“用作品走进观众内心”。

“不注水”“有营养”“有力量”……社交平台上，观众对这段感言给出高度评价。共鸣的背后，是观众对好作品、好演员的赞赏与期待。

好作品与好演员相互成就，创作的能力既包括塑造好一个角色，也包括编剧、导演、摄影、录音、美术方方面面。

好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创作上好走的路，往往是“套路”和“老路”。创作的能力，表现为不吝惜下笨功夫，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去创作。获得评委会大奖、最佳男主角奖的电视剧《西北岁月》，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史，全剧400余个角色，包括了300多位历史人物，11位编剧参与的剧本，在开机前打磨了6年。

“似曾相识”不可能出“爆款”。在激烈的注意力争夺中，在观众审美的不断变化中，“老配方”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。唯有创新，才是出路。斩获“最佳中国电视剧”“最佳摄影”“第三十届上海电视节国际传播奖电视剧”3项荣誉的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只有8集篇幅，由散文集改编而来。与一些改编自大IP、动辄数十集的剧集相比，这部剧并不是一个有经济效益的选择。但这条新路，主创闯出来了。

“圈地自萌”也捧不出好演技。一则网友评论说：“转发感言并不因为我是你的粉丝，而是因为你踏踏实实创作了一部好作品。”好演技自会“出圈”，创作的能力是演员最好的名片。宋佳高挑的外形与张桂梅本人差别很大，但她用自己的创造力演绎出了丰满生动、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。这说明，塑造人物的关键不在于一比一地“复刻”，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无限靠近。演员真正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才能把握住人物独一无二的精气神，才能让观众相信和认可。

演员靠什么赢得关注，作品凭什么留住观众？本届白玉兰奖给出答案。风吹不倒根深的大树，全力以赴，心无旁骛，对创作始终葆有朴素的情感，对观众始终抱有敬畏的态度，过硬的创作能力会赢得大流量，好作品、好演员终不会被埋没。

个血与火交织的时空。不论电影工作者还是普通观众，面对光束中一帧帧闪动的抗战画面，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，在沉默中沉思。

抗战历史，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。七七事变后，宛平城城墙上的弹坑；民众自发慰问伤员、组织抗战宣传队；台儿庄战役前，挖战壕的孩子们；武汉空战中，中国战机在包围下义无反顾地撞向敌机；毛泽东在最艰难的岁月写下《论持久战》；老人、妇女和孩子加入滇缅公路筑路大军；白求恩大夫繁忙的手术台和他简单却隆重的葬礼；1945年10月10日，20多万民众挤满故宫太和殿广场，见证华北战区受降仪式，1937年12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南京，摄影机留下的南京城最后一瞥，两幅画面对比，成为深埋在记忆中的两行泪……这些穿越时空的影像，构成了关于民族苦难、抗争与荣光的最直接、最深刻、最具感染力的集体记忆。

全民抗战的同仇敌忾、铁骨铮铮，在这些诞生在硝烟战火中的影像中深刻呈现。从东北抗联的雪野山林，到重庆轰炸后的焦土残垣；从后方民众的万众一心，到前线壮士的无

畏冲锋，一帧帧真实的影像组成一部立体的抗战史。时间跨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延续至1945年抗战胜利，地域覆盖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根据地、从沦陷城市到后方腹地，甚至远至国际舆论的战场；人物群体从孩子到老者，从军人到普通百姓，从文化界到国际志愿者。有的是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画面，有的是民间私人拍摄的生活场景，更多是新闻纪录片、抗战宣传片，还有不远万里来华援助抗日的国际记者的摄录，等等。

影像自己会“说话”，真实自有千钧之力。将这些“燃烧”的影像剪辑成为一部纪录片，整个创作团队人数超过100人，分为史料组、资料组、文案组、导演组、影像修护组、后期组。大家仿佛面对一座庞大的“影像长城”，每一帧画面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切片。为确保每个镜头的准确性，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，从中寻找线索，确认正确信息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。军事科学院、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，也来帮助我们反复审阅。

《燃烧的影像》的精神源头，要追溯到那些在战火中坚守的电影先驱。当一部名为《淞沪抗战纪实》的影片出现在银幕上时，我们都不由得激动起来。片头字幕显示，影片由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37年拍摄，拍摄者之一是黎民伟，中国电影早期发展的代表人物。他曾于1923年创办香港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，制作拍摄《庄子试妻》《天涯歌女》《西厢记》《神女》等多部影史经典影片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扛起摄影机，冲进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以命相搏，记录下社会各界抗日的身影。《淞沪抗战纪实》记录了淞沪会战中日军的暴行、我军的抵抗，以及后方民众的支援和募捐情况，是淞沪会战较为完整、全面的影像记忆。

如果说影像梳理与考据是对抗战记忆的守护，影片修复则如同一场历史记忆的抢救战。一些拷贝处于濒危状态，胶片发脆、变形，药膜脱落、信息残缺，为后续修复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。抢救它们，不只是修复旧影，更是在为我们的集体记忆延续生命。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师们加班加点，甚至住在机房，历时近100天，在数字光影中与时间赛跑，竭力抢救这些濒危的历史影像。

从残存的历史影像到如今的文献纪录片，10年来，“燃烧”的影像不断震撼与激励着人们。这是两代电影人跨越时空的使命接力，也是电影工作者与观众共同守护的历史真相。

影像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回望过去，更在于照亮未来。那些被定格的普通人的表情、战场的硝烟、城市的疮痍、乡村的坚韧，为社会史、日常生活史与时代心理打开了全新的、无可替代的观察窗口，让历史从平面的记述走向立体的可感。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战争的残酷本相；影像是一记警钟，鸣响和平年代里的深沉回音——铭记历史，珍视和平！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电影资料馆）



▲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照。

上海京剧院供图

当凭借杨子荣一角捧起沉甸甸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奖杯，我深深知道，这份荣誉站在一代代戏曲前辈用心血筑建的高楼之上，是“戏保人”的成果，是集体力量的结晶。

我和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可谓生命相系。5岁，我接触京剧，会唱的第一段戏就是《智取威虎山》的“朔风吹”。10岁，我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唱“打虎上山”出了名，没有靴子，穿舞蹈鞋，再套袜子，就算马鞭折了，也依旧甩得劲起。13岁，上海戏曲学校的王梦云校长到河北招生，看了我演的“打虎上山”，便决定招了我。进上海京剧院没多久，我出演了青春版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后来成为第六代杨子荣。

30多年来，我演了100多场《智取威虎山》。汗与泪、痛苦与波折、鲜花与掌声，都和这部戏相随。2017年，我在天蟾逸夫舞台演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最后一场“会师百鸡宴”的开打中，我的脚意外受伤，靠着单腿支撑完全场，被搀扶谢幕后才就医，医生诊断是右脚粉碎性骨折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受伤了还没马上停止演出？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——我蓝天可以倒下，英雄杨子荣不可以倒下！

戏比天大，源自前辈老师的言传身教。我有幸得到童祥苓老师的亲授。童老师曾以解放上海时“解放军睡马路”的场景启发我——演英雄，要懂他们为何燃烧。受伤那段时间，我上不了台，便去杨子荣纪念馆，去感受英雄的血性和信仰。

一次排练，小常宝的扮演者方小亚老师来看第三场“深山问苦”。她拍着桌子说：“真替你们着急，眼睛里没有东西啊！”她说，小常宝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妈妈跳山涧摔死了，只有爸爸带着，自己还得装哑巴扮男孩，“杨子荣是解放军，但孩子不相信，你就扶住她的肩膀说：‘孩子！共产党，毛主席，会给我们做主的，说吧！’”方老师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。“眼睛里要有东西”，这就是老一辈艺术家的真实情感。

杨子荣是集麒派、余派、马派，老生、武生等于一身的人物。童老师给我讲戏，把人物掰开了、揉碎了，一丝不苟，倾囊相授。戴帽子的角度、系腰带的位置、拔枪上膛的手势……他要求，在细节之中、举手投足之间彰显英雄的气概。他一直和我强调：“只有基于传统的深厚基础，演杨子荣才会举一反三。”这个角色，唱念做打都有，基本功、毯子功、把子功须样样出色，要把传统戏学好、练好，念白、逻辑重音的处理也要反复练习。

一开始，我将念白念给童老师听。他评价，像背课文，没意思。“我们奉命化装侦察”，“化装侦察”这4个字是逻辑重音。在什么的山岭里？“偏僻”是逻辑重音。救了个什么孩子？“哑巴”是逻辑重音。经他什么指点？“父亲”是逻辑重音。查出了谁的行踪？“座山雕”是逻辑重音。

我们这代演员很幸运，能汲取各方面的“营养”，我跟随上海昆剧团计镇华老师学了多年昆剧，何澍老师、李军老师演绎的杨子荣，我都在看、都在学。为了唱好“打虎上山”，我看了300多遍京剧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，用心揣摩杨子荣的每个气口、每个眼神。

很多老一辈戏曲艺术家的戏有上百出，基础积淀比我们深厚太多。我总想起尚长荣老师说的“要尊重传统，激活传统”。激活传统，一定得有深厚的基础。老一辈在上百出戏的学习过程中流汗流泪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持续学习。

我很认同一句话：“熟戏要生演，不能没有感情或走过场。”演杨子荣，我并非依葫芦画瓢地去“复刻”童祥苓老师，而是学方法——融合诸师所长，努力形成自己的节奏。

“来日方长显身手，甘洒热血写春秋。”在我看来，最好的戏，永远在下一出。希望自己能永远保持这份激情，未来给观众更多好戏。

（作者为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、第三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，本报记者王瑾采访整理）

触碰百年前的那份滚烫——音乐剧《觉醒年代》这样走近青年

张小群

《国际歌》再次响起，李大钊与陈独秀举拳宣誓的身影沉浸在雷鸣般的掌声中。此刻，舞台上下，百年前后的青年再次完成了一场跨时空对话。

音乐剧《觉醒年代》第六轮演出落幕了，时光仿佛倒回到2021年。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热播，北京市委宣传部找到开心麻花团队，计划将其改编为音乐剧。而我收到邀请，担任该剧的艺术总监。我的内心其实挺忐忑——43集的电视剧如何以音乐剧的形式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精彩呈现？这是创作上最大的难点。

初期的创作思路一直在电视剧最精彩的几条故事脉络上徘徊。最终，我们决定跳出电视剧改编的思路，回归音乐剧的表达形态，创作理念和方式方法，重新讲述这个故事，重塑人物和情感。本着对电视剧的喜爱和对那段历史的崇敬，主创团队一次次与党史馆专家们座谈、向电视剧团队取经，到北大红楼深入研究和学习，力争让词和曲的雕琢充分贴近人物性格。

我和导演高瑞嘉一致认为，应该采用一唱到底的通唱式。通唱式音乐剧自带史诗气质，与作品的内容、主题天然契合，国际上诸多广受好评的经典音乐剧作品都是采用通唱式。而在国内原创音乐剧中，通唱式相对较少，因为其创作难度更大，需要将叙述性的台词都写成好听的歌词。歌词需要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，既不能是大白话，又不能生僻拗口。音乐剧《觉醒年代》的剧本历经10余次颠覆性的

修改，最终以约4万字的唱词，呈现百年前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。

音乐风格同样重要。动人的旋律是走进观众内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。年轻的创作团队将爵士乐、电子音乐、说唱、传统戏曲等音乐元素植入不同人物，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风格的混搭自带热情活力，与当年革命者的年轻血性吻合。如留美回来的胡适，说唱急切且上扬，陈独秀的说唱坚定而充满力量，辜鸿铭的说唱配上浓浓的戏曲腔调。唱词密集且大多数是语速很快的重唱，很考验演员的功力。

创作过程中的困境和挫折，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剧中那些革命者们当年的心路历程。每次遇到挫折，大家都能从角色身上得到鼓舞，仿佛先生们带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目标和理想。在这部剧的表演中，陈独秀的扮演者于晓璘经历了从忐忑、寻找到慢慢享受的过程，即便已经演了95场，每一场戏，每一次演出依然会被先烈们的“高能量”击中。李大钊的扮演者王培杰说：“舞台灯光一亮，就好像触碰到百年前的那份滚烫。我感觉到先生就在身边，演出更像是与他们的灵魂对话，我要把那份赤诚和力量再传递出来！”6轮演下来，整个剧组都内化了这种“觉醒”之精神，舞台上气场和能量慢慢凝聚的过程非常美妙，这是一个充满魔力与力量的场域。

主创和演员大多与剧中人年纪相仿。在编剧王怡娃看来，青年人的热血不管是



▲音乐剧《觉醒年代》剧照。

张小群供图

在百年前还是百年后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希望通过创作，实现一场百年前后青年人的对话。也正是这样的创作初衷，使台词充满隐喻与交互的动态关联。许多年轻观众都是数次“刷”剧。一名年轻观众对我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了《觉醒年代》在我生活中的存在，每一轮演出都看，虽然台词和情节都快背下来了，但看到动人的情节还是会哭，还会被那个情境、那份真挚深深地打动。”主旋律作品能长演多年且深受青年观众追捧，我们整个团队都感到欣慰。

在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以音乐剧的方式继续点燃青年观众心底的觉醒与热情。同时，致敬生于青春、逝于青春的前辈们：“在那一天，理想会实现，答案会被看见。”

（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主任）

相信“自己造”的价值

——电视剧《淬火年代》创作谈

李 雪

破机制障碍与技术鸿沟。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剧变，推动无数普通人走向命运的风口浪尖。

主人公柳钧就是这样一位被时代推着走的人。作为90年代留学归来的工程师，面对父辈留下的老厂，他一边解决现实难题，一边坚持做“技术填空”，决心在困境中走出一条中国制造的自主之路。柳钧是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精神画像：不靠炒概念、不走捷径，而是一步步摸索、试验、失败，再重来。技术不是谋生工具，而是一种信念。因为他坚信，“这个空白我们不填，别人就会来填。”

围绕柳钧，我们用不同角色折射一个时代的横截面。银行信贷员崔冰冰，在民营企业的困境中一次次伸出援手，用专业与理性为制造者提供了制度的“缓冲带”。钱宏明是柳钧成长道路上的伙伴，从出口贸易到房地产投机，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盘崩溃。他们是那个时代真实而又复杂的人，他们的选择汇聚成了“中国制造”转型的背景声。

“时代感”的表达是我的追求。剧中，从旧

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表达。希望通过《淬火年代》向当下的年轻人展示：工业，不只是“车间”和“蓝领”的代名词，也是汗水、是理想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一个国家的强盛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制造的坚守与热爱。也许你在办公室调度数据，也许你在车间焊接零件，也许你在实验室埋头研发，只要你仍然相信“自己造”的价值，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制造者。

金属需经高温炙烤与骤冷锤炼，才能成材成器。制造业的革新如此，文艺作品的打磨亦然。希望通过《淬火年代》，观众隔着岁月的尘烟，依然能感受到时代发展中，中国制造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温度与力量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淬火年代》导演）

艺士云

本版邮箱: ysbjs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 任姗姗



▲电视剧《淬火年代》剧照。李 雪供图